

家人已为他办过丧事建了坟 义桥“阿桥”失踪8年回家

幕后英雄是警方的“人像比对”，多年来老人在诸暨市五院得到良好照顾，健康状况挺好

本报记者 陈伟利 文/摄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不萧山义桥最近就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有一位老人，三四年前家人为他建了坟墓，办了豆腐饭，每年清明都去坟前祭拜。

今年4月2日，他竟然神奇地回来了，活生生、好端端地坐在家门口。半个村的村民都赶过来看他。

8年前走失 4年前为他立了墓碑

这位老人叫田先桥，义桥田丰村人，今年76岁，从小智力就有些障碍，日常生活问题不大，但无法与人正常交流。

在村里，邻近村民都认识他，亲切地叫他“阿桥”，因为他很善良，喜欢帮人做事，年轻时，谁家有人过世，他会去帮忙敲锣打鼓，这是他最大的喜好。

他没有娶妻生子，有两个兄弟、两个姐妹，一直住在邻近的养老院，平常兄弟姐妹侄子女经常探望他。2011年5月11日中午，村里有老人过世，村民邀请善良的田先桥吃饭，他从敬老院出来跟大伙儿吃饭，可能是中午喝了点酒，饭后就再也没有回到敬老院。

晚上，家人都知道田先桥走丢了，四处寻找。田先桥的侄儿田海尧说：“当时我们家族的人和养老院一起，到附近各处找人，到山上、到附近的村子，还到富阳、杭州等地寻找，又登报、又上电视，最后还抽干了旁边一个池塘的水，可是水干了，人还是没见到……”

找寻了三年，大家都心灰意冷，“按照农村风俗，我们请邻居吃豆腐饭，又在墓地立了墓碑，前前后后花了两三万元操办后事。”田海尧说，每年清明去扫墓，他们都会

给二叔烧点纸钱。

走失2个月后 他在诸暨公园里被发现

今年4月1日，田海尧接到了村书记电话，说二叔田先桥可能还活着，而且就在隔壁诸暨市救助站，让他们去确认。

田海尧迫不及待地加了对方微信，照片一发过来，他确认了，“这百分百就是我二叔。”

第二天，田海尧和堂哥连忙赶赴诸暨市救助站确认。在救助站，他们听到了8年前的事情——

走失后的两个月，2011年7月14日，诸暨市城东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说在诸暨江东公园有位智障老人。民警把老人护送到了诸暨市救助站内。

救助站把老人的信息录入后，即送老人到诸暨市第五人民医院治疗。8年来，救助站工作人员一直没有放弃为老人找到家人的希望，期间做过登报寻亲、全国寻亲网寻亲、DNA采血入库比对等等。但萧山义桥的田家，看不到这些信息啊。

诸暨市第五人民医院三病区王伟松主任说：“田先桥老人自从2011年送到医院后，医院的工作人员一直像亲人一样照顾他，现在社会上的志愿者也很多，定时为这里救治的人员送吃的食品、穿的四季衣服等。8年来，老人的健康状况很不错，除了血压稍微有点高，其他都很正常。”

8年后有人喊：田先桥 他一下子就反应过来

4月2日，田海尧和堂哥等几人来到诸暨市第五人民医院，医护人员把田先桥带出来。

老人一开始有点慌，这么多年从没见过那么大的场面。此时，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声“田先桥”，他马上应了一声“哎”！



这让医务人员非常意外，8年来，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也没有人喊过他这个名字，现在竟然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一个劲地点头。

感谢完救助站、医院和派出所后，田海尧兄弟把二叔接回家。当天，田丰村异常热闹，半个村的村民都来看他了。

有村民给田先桥送来了水果，有人送来了糕点，还有人给田先桥送了钱。

最开心的莫过于田先桥的三个兄弟姐妹，骨肉相连，亲兄弟回家了，个个都很激动。现在，田先桥仍然住在敬老院，但亲戚们经常去探望他。

这件“不可思议”的事的“幕后英雄”——诸暨市刑侦大队表示，现在人像、指纹、生物DNA三个项目同时进行比对，成效明显。前段时间，将田先桥老人进行人像比对，系统显示这位老人的身份信息是萧山义桥田丰村人。

4月9日，田家兄弟与田丰村书记丁勇一起，怀着无比激动和感恩的心，来到诸暨市救助站、诸暨市刑侦大队，分别把四面沉甸甸的锦旗送到救助站站长戚大云和刑侦大队长吴玉峰的手里，感谢他们让老人回家团聚。

阿桥老人走失8年，如今开心回家。

社工和志愿者无意间发现，一直照顾的钱大伯有心事 凭着一张黑白旧照，他们帮老人找回儿子



三十多年后与儿子重逢，钱大伯的精神好了很多。

本报讯 “爸，我来看你了……”听到这一声，躺在病床上的钱大伯直起了身子，伸手紧紧抓住儿子的手，脸上露出了从未见过的笑容，好像温暖的阳光照进了心底。

这一声“爸”，钱大伯整整等了三十多年。

看到这一幕，一直守在一旁的杭州下城文晖街道三里亭社区书记姚新芝差点掉泪。这一场久别重逢缘起一张照片。

83岁的钱大伯一直是社区的重点关注对象。社区里有支“三里老来伴”队伍，是由低龄老人志愿者们组成的，会定期上门探望。钱大伯的一日三餐，几乎都是志愿者、助老员帮忙安排的。

今年年初，社工和志愿者们上门探望时，发现老人身体情况每况愈下，护送老人住进了养老院。经检查，发现大伯有老年痴呆迹象，而且因中风，一条腿已无法自由行动。

“需要大伯的证件办手续，我们就拿了他的皮夹，打开后发现里面夹着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照片是个两三岁的小伢儿，都发黄了。”姚书记告诉钱报记者，他们只知道大伯早年离异，儿子跟了前妻，这张照片是他儿子小时候的。姚书记觉得，大伯虽然嘴上不说，其实内心是渴望亲情的。可是钱大伯的儿子究竟身在何方？她联系了社区民警，经过多方查找，原来大伯的前妻和儿子也一直生活在

杭州。

不过，沟通起来并不容易。“几十年没有联络了，当年大伯他们分开，是因为有了矛盾和芥蒂，几十年下来，心结并不容易打开啊。”一次次的电话沟通，姚新芝当起了和事佬。今年3月末，在养老院的钱大伯终于等来了带着水果前来看他的儿子。

一别数十年，当年的小伢儿如今已年过四旬成家立业。

见到儿子的那一刻，钱大伯热泪盈眶，他拉着儿子的手，久久没有松开。那天，老人一反平常的沉默寡言，忙不迭地和护士们介绍：“这是我儿子，我儿子。”

“大伯的儿子后来和我说，会常常来探望大伯的，今后大伯的生活也会尽子女之孝。”在姚新芝看来，一切的努力，都有了最好的回报。

本报记者 王丽 通讯员 刘成 王伊雯 朱奕青 文/摄